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

梅鶴孫〈著　梅英超〈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青谿舊屋
儀徵劉氏
五世小記

梅鶴孫／著　梅英超／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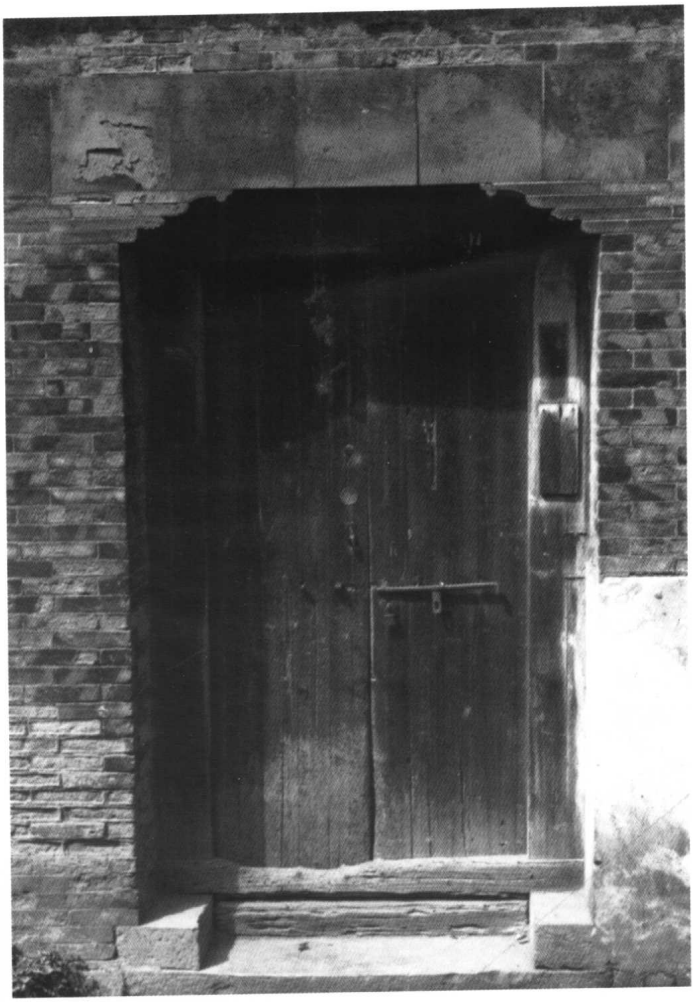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 / 梅鶴孫著;梅英超整理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7
ISBN 7—5325—3704—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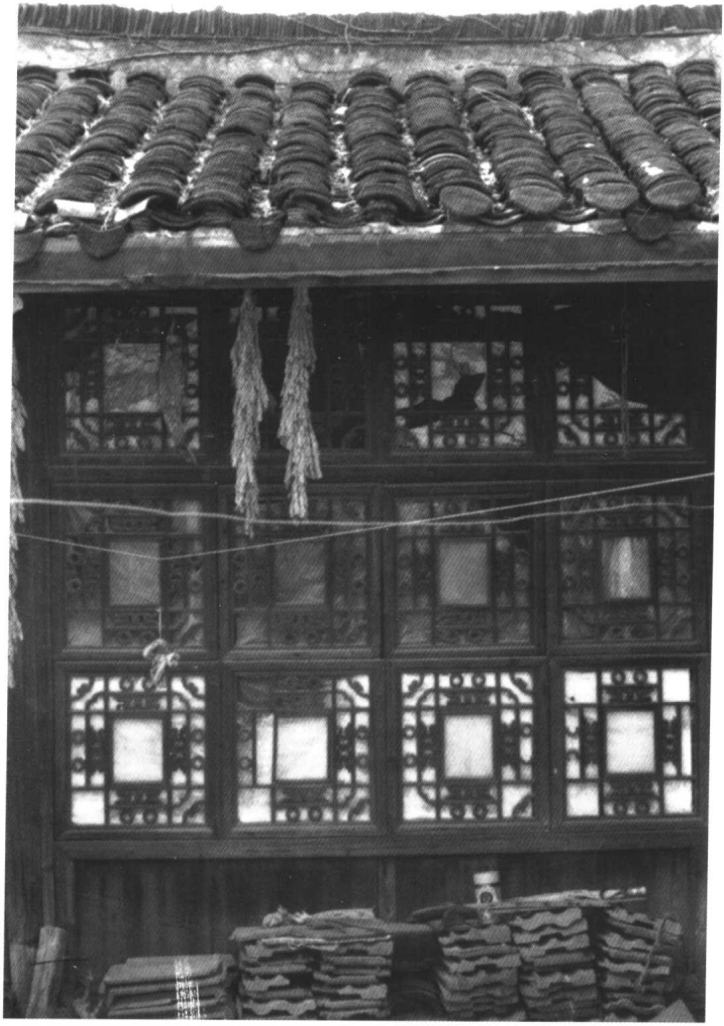
Ⅰ.青... Ⅱ.①梅...②梅... Ⅲ.劉師培(1884~1919)-家族-史料 Ⅳ.K820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021272 號

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
梅鶴孫 著
梅英超 整理
世紀出版集團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、發行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(2)E-mail:gujil@guji.com.cn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4.875 插頁 4 字數 110,00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7—5325—3704—8
K·577 定價:18.00 元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 T:64063949



儀徵劉氏青谿舊屋門楣外觀，在今揚州東圈門十四號。門左有小木牌一方，原署「青谿舊屋」。中經修繕，格局依舊。自清嘉、道以來，劉氏世居于此。三世儒林，藏書甚富。雖門庭湫隘，屋宇簡樸，但來往均名儒耆舊，門前頗多長者車轍。



青谿舊屋中劉師培昔年書室，座西朝東，古式窗花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篤微劉仲叔先生遺像

劉師培像。一九〇五年（光緒三十一年）攝于上海，時年二十二歲。原爲集體合影，改製如上式。梅鶴孫題眉。

梅英超祖母劉師鑠、父親梅鶴孫及兩位表姐，一九三三年秋攝于鎮江。

前言

梅英超

一

一九八六年四月六日，揚州師範學院李坦、秦子卿二君來寓，談到訪求申叔舅祖遺書，並準備重印父親寫的《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》，我曾應允爲父親的書作校勘工作並加寫一篇文字。

時日易得，父親這本書在滬初付剞劂是在一九六二年秋天。逾二年，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五日父親去世。中經十年浩劫，存書蕩然無存，文稿也散失殆盡。四方來信，對父親這書的評述、補遺、更正極爲寶貴，所存也無幾了。回首這二十六年的時間，小小一本書的經歷，追維前事，竟然也有隔世之感。

二

我父親梅鶴孫先生，名鈖，字鶴孫，號元邕，以字行。生於一八九四年，即清光緒二十年甲午，江蘇

揚州仙女廟（今江都縣）人。先世系出安徽宣城。祖子鶴先生，有聲鄉里。父少鶴先生，秀才，二十九歲去世。母儀徵劉氏。父親三歲失怙，以養以教，全賴我祖母。慈母嚴師，一人兼之。家藏書籍不少，學習途徑寬博，父親稟賦亦強，弱冠就已通讀經史。延師講誦，自學攻苦。

一九二一年父親二十八歲，出外謀生，曾在江都縣任職。一九二四年在南京任交通銀行文書、稽核；一九三〇年在上海任國華銀行董事會秘書，中央銀行總行業務局文書主任，中央信託局秘書、專員、襄理等職，前後約三十餘年。一九五七年應上海市人民委員會之聘爲上海文史館館員。一九六四年九月在滬逝世。

父親旅滬三十年，爲謀生計，在銀行界工作。但性之所好，寢饋不忘，仍在於文學藝術。現存一九四四年《述懷》九章，今録其一，可以領略其中情況：

賃廡海濱，彈指兩紀，抱牘趨公，泉府攸寄。此中怪傑，實多倫儕，比鎰量銖，封殖是營。我心淡泊，不屈不撓，彼其之子，目我清高。日居月諸，八年寇亂，云胡不歸，千里同歎。南網北羅，鄉園魚爛，抱樸懷貞，坐以待旦。

他是一位詩詞作家，自弱冠迄暮年，得詩數百篇。古體慕漢魏，近體宗宋人。對宋詩的雕章琢句，認爲峭拔有神，十分欽仰。記得有一次拿着他的詩友陳三立爲他題寫的近作《匡廬中秋觀月》扇面給我看：「籠湖搖海中秋月，移嚮匡君臥處看。」贊美不已，陳先生是宗法宋人的。六十以後，父親喜歡填詞，約有百闋，裒輯成集，題名《玉夔龍館詩詞集》，存上海寓中，一九六六年九月全部燬於劫火。

他還是一位書法家，他外家長幼都講究習字，自幼隨我祖母去青谿舊屋，就經常接觸到很多名家

如包世臣、吳讓之的作品。劉氏家藏《華山碑》爲世所珍，諸舅氏又都以書法北碑爲能事。父親耳濡目染，加之勤學，書寫實踐和廣泛讀碑臨帖同時并下。三十左右，各方求書者已經絡繹不絶。能作行草屏聯，真楷師法魏晉，對《曹娥碑》、《玉版十三行》都能得其神似。作品流傳很多，有些已收在建國前的當代名人書蹟印册中。最近揚州市書法協會編印出版《揚州古今書印作品初輯》，其中有父親的行書小帖。傳世作品雖經劫火，仍應不少。

由於對文學藝術的執着追求，博覽專精，父親寓滬期間，又以文藝鑒賞家有聲於時。金石、書畫、版本之學均造詣很深。其中對鑒别古今書畫的真僞，尤獨具隻眼，友朋以及從事書畫業者，常常登門請教。個人偶有蒐藏，多爲罕見小品。記得有一次父親偶過揚州，在冷攤上買到一張字幅，陳舊破裂，歷年已久，欵署「方域」二字，人莫能知，視同草芥。父親從書法韻味、題詩内容、紙張年代、印泥色澤以及發現地點等多方推定，此字幅的作者實爲三百年前的侯方域。

根據記憶，還有不少零星頗饒興味的藏件，如五代錢武穆王鏐祭錢塘江龍王神沈江「銀簡」拓片；清沈石友藏南宋蘇阿翠肖像硯拓片，此硯在蘇四百年後又爲南明馬湘蘭所藏，而馬又由於清乾隆間大文學家汪容甫先生寫的《經舊苑弔馬守貞文》而名傳於世。這些藏件，精裱之後，名家題詠都滿，具有較高藝術賞鑒價值及史學價值。父親的藝術藏品，大都於無意中偶然發現，有在冷攤，或在書肆。重價購求，是從來没有的。

三十年代旅滬以後，頗着力於對摺扇的保藏、蒐求與鑒賞。曾在去世前以部分精品，在上海文史館參加展出過。這些摺扇從年代看，可以上遡到清乾、嘉時期，迄於當代，主要是同、光以後海内名家

的書畫精品。欵稱有父親本人，大部分是我家先輩的。扇骨方面也頗有講究，主要是竹骨。其他有烏木、檀香、竹底雕漆、鑲金嵌銀。有不少竹骨經雕刻名家製作書畫，扇骨本身又是一件藝術珍品。總有四五百把之多。

四十年代初，父親談藝論文，詩書繪事，友明聚集，常有定時，叫做「淞濱茗集」，實際上是文藝家們的一種經常聚會方式。

我還記得辛巳年（一九四一）春天，某次茗集在我家舉行，父親偶然談到：道光年間先輩梅植之先生《嵇庵集》中，有題吳讓之桃花楊柳扇面小賦一首，就輕輕吟誦起來：

猗歟我友，粉繪能工，新楊繫緑，繁桃纈紅。不關宵而受露，詎假春而搖風。逞纖毫以競態，貌芳致而多容。胡爲傑僕，重以芊綿；藻思如綺，碧玉成煙。惜流光之須臾，眷情緒之流連，信通靈之妙跡，將逐美於熙荃。

座中大家逸興遄飛，當即由畫家潘君諾染翰，畫成桃花楊柳扇面，我父親楷書全賦於其左，實爲雙璧。我還記得當時上海寓中曾掛一聯，爲江都秦曼青先生撰寫：「舊屋清谿，傳外家詩禮；山房柏槐，讀梅氏故書。」下聯乃徵引清代宣城我家伯言先生故事。

一九五七年夏天父親應聘爲上海文史館館員。應館方徵集文史資料之請，就本人熟悉的人和事而又對鄉邦文獻具有史料價值的，儘量筆録下來。我記得這項工作自一九五八年秋就已開始了。當時寫的還有有關我國銀行事業民初以來發展的史料，但主要還是有關外家青谿舊屋儀徵劉氏的。覼縷記存，積稿盈尺。一九六一年夏，我回滬探親，曾協助抄録整理一部分稿子。明年春，父親花費了很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大精力，初稿已裒集成册，共二大本。投寄有關人士審訂，主要有：通家世好申叔舅祖的著籍弟子張重威先生，揚州人，時寓居天津睦南道。申叔舅祖的至交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七十四種編輯、校訂、出版始終負責的主持人山西寧武南桂馨先生，時寓居北京西城屯絹胡同七號。申叔舅祖一九〇七年左右同時旅居日本東京的汪東旭初先生，時寓蘇州。南老寫了作爲前言的序，旭初先生寫了書後的跋。

一九六三年春天，《小記》出版。除投贈全國各大圖書館外，並分寄有關專家學者徵求意見。自春徂秋，收到不少各方人士的復信，如南桂馨、陳乃乾、張重威、盧慎之、王正履、張舜徽、周作人、秦翰才、向迪琮、陸丹林、陳覺元、陳中凡、陳名珂、徐芝田、王執卿、劉梅先諸位先生約二三十封來信。有的核對某些事實的不足，有的十分認真地分行逐字進行校勘，有的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給予極爲寶貴的補充。這些我均銘感在心，並在這次修訂中一一慎重地作了補遺與更正，並選取其中的六封影印，作爲附録附於書後。諸位先生對此書都給予了重視，獎飾有加，如陳乃乾信中説：「疾讀終卷，如與前賢晤對，塵土中爲之一快。敘事紆徐委曲，尤爲欽佩，洵乙部中之異軍也。」周作人信中説：「尊著雖説仿洪北江外家紀聞而作，但是抒寫更詳，實爲勝之。其紀事瑣雜處尤爲難得。盥誦數過，不勝佩服。」王正履更作詩誌喜：「聞鶯四月倚高樓，喜見瑶函寄海陬。纘述外家師涑水（宋司馬光《外家紀聞》），恢宏學派贊揚州。春秋業顯崇新疏，碑傳編成仰令猷。願比五黄爲合譜（今人孫延釗編訂瑞安五黄先生合譜），經師傳授詡弓裘。」

父親懷着對外家深厚的、温馨的感情，對我祖母昊天罔極的眷念，寫了這本書。這本書寫作時間前後不算太長，但感情的凝注時日匪淺。我在此抄引他在抗日戰爭初期我祖母逝世後不久寫的一首

四言詩，即可說明這一點。《述懷》九章之一：

高厚難酬，我有慈母，盛德清修，播在人口。撫教顧復，詩書善誘，我母氏劉，聲名孔舊。三世儒林，傳經不朽，舊屋青谿，儀徵耆耇。母氏早慧，庭訓是受，誦詩讀碑，不弱諸舅。年時還鄉，倚閭望久，歲闌尤樂，鷄豚尊酒。團圞一室，歡騰户牖，板輿出游，追隨左右。丙子仲春，忽焉棄我，俯仰摧心，積愆叢咎。傷哉慈母，秉奭實厚，胡獨無年，未登上壽。閔予小子，無適而可，地老天荒，此恨永有。

三

我祖母是申叔舅祖的胞姐。姊弟二人，幼年隨雙親在南京居住，後來回揚州，祖母說話還有點南京口音。我生在一九一九年（己未）十月，在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，申叔舅祖病逝北京。所以我生之初，當時祖母的心情，是悲喜交集。這年冬祖母的老母親去世，良甫先生的這一房（二房）就没有人了，嗣後老人回母家也少了。在我六七歲時，祖母曾給我看過一幀她收藏的照片。按時間推算，大概攝於一九〇〇年前後。計共三人：右立者爲張侯伯舅祖，面容豐碩，灰色袍，藍馬褂，目御小橢圓銀邊眼鏡。左立者爲申叔舅祖，骨立清癯，月白色袍，紅馬褂。中間站的是我父親，年約五六歲小童，身穿挖雲頭的左右肩有排扣的小坎肩。身後有几，几上瓶花。照片是着色的。在祖母室内靠右的壁上掛有金屬信插一隻，插分前後二層，置信一二十封，均爲申叔舅祖頻年在外寄給祖母的家信。我當時

年紀幼小，還不太看得懂。只記得信上字跡潦草難辨，墨淡筆枯，小孩更不易識別。僅記得有封信上這句話「頍兒現吃牛乳」，大概是指在天津生、後來夭折的那個孩子吧。這些信和照片，一九三七年日寇燬我故居時，早已化爲飛灰。

我自童年，祖母十分鍾愛。我至今仍記得她老人家抱我在懷催眠口唱《板橋道情》的聲音：「老漁翁，一釣竿，靠山崖，傍水灣……」雖然沒有漁鼓簡板，但字字輕揚，孩子喜聽。等唱至「猛抬頭，月上東山」，我當時也就真的悠然思睡。我在十歲左右，和大姊映琬隨祖母每晚就寢在故居樓上東廂。每當月夕，祖母常常開窗看月，有時風高夜永，遠處傳來鐘磬佛唄聲音，就對我們說：「不曉得誰家在請僧施食（做「瑜珈燄口」的佛事）了。」祖母色喜回頭顧我說：「同慶，唸個《孔雀東南飛》吧。」每年五月，到了入夏的時候。故居廳前窗欞除去，換上欄杆，掛起簾子。爲了辟穢，祖母喜歡燃點艾絨、降香，我的童年讀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。記得廳前土地祠對面屏門上有一聯，書曰：「東京隱吏神仙尉，北宋祠臣雅頌才。」上聯指東漢安徽舒城梅山梅仙洞隱士梅福故事，下聯即指北宋詩人梅堯臣聖俞先生。祖母給我講解這些掌故，娓娓不倦。我小小的頭腦裏，知識領域慢慢開闊起來。

祖母經常喜歡和孩子們說說唱唱，我們都愛聽講說《西遊記》拿怪擒妖故事，學唱悅耳順口的民歌、民謠。中秋節來到，揚俗給孩子們擺月供，簷前懸掛紙製長串燈塔，燈塔六面，飛簷鈴鐸，十級浮屠，層層燃燭，皓月在天，光輝璀璨，祖母欣然色喜，領我們在堂前學唱：「玎玲塔，塔玎玲，玎玲寶塔第一層，一個和尚唸佛經，一尊木魚一張燈……」依次遞進，直至十層。我們拍手歡唱，節奏傳神，家人圍觀，孩兒大樂。夏去秋來，重陽節近，滿庭風雨，前廳的屏門風吹得格格作響，天氣轉涼了。我還記得有一次祖母坐

在堂前椅上，手持茶椀，笑着喊我說：「同慶，你學唸唐詩，今兒我教你一首樂府。」說着，慢聲低吟：「秋風蕭瑟天氣涼，草木搖落露爲霜，羣燕辭歸鵠南翔，念君客遊思斷腸。……」這首曹子桓的《燕歌行》，我當時是不清楚的，但每句七言，句句協韻，七陽朗暢，一韻貫底，我也就跟着唱起來。這時前院的鳳仙、秋葵漸已零落，正是秋風蕭瑟，詩情宛轉，氣韻和美，這一情景，我至今印象難忘。

我家老宅位於仙女廟中大街徽國文公祠巷內，前爲大街，後臨芒稻河，巷口爲頭擺渡渡口。文公祠前傍水有石砌月臺。每當天氣晴和之日，我姊妹常隨祖母至渡口觀望河中船隻。來往裏下河運鹽巨艘，船大桅高，吃水甚深，縴夫數十人沿北岸邪許，其哀咽沉穩之聲，年長後聽《伏爾加船夫曲》庶幾近似。祖母手拿長長銀管頭竹旱煙袋，穿黑色布裙，遥觀感歎，神色愀然，我們一羣孩子佇立凝視，也就不敢喧吵了。

四

談談申叔舅祖集外遺文的發現經過。這幾篇遺文，現作爲附録附在本書之後。舅祖生平著述極富，頻年南北，散失已多。逝世後，幸有山西寧武南桂馨先生總其事，蒐集校刊，迄於乙亥年（一九三五），抗日戰爭前二年，鉅著告成，凡七十四種，顏曰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。

這裏談到的集外遺文是張重威世叔提供的。時間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，是父親去世半月前的事。九月一日，世叔自天津寄給父親的信，內中有這樣的內容：

此次寄書一包中，內有璩兒求列門墻丹柬一封，敬以先師申叔先生謁師所呈手稿集外文一卷奉爲贊敬。申師十首遺文雖不免干禄之嫌，然最後一首講算學者，碻爲必傳之作。申師於算學受之於恭甫先生，而恭甫先生之盡通三統四分之術，實得之寶應成先生，此揚州學派一脉之真傳也。凡是十文，既未見於三次刻本之《左盦集》與南氏排印之《申叔先生遺書》，極可寶貴。弟以明白棉紙朱墨套印精槧《續文章軌範》與友人交換而來。得之狂喜，就商中華書局，擬照南氏原印行格款式，可以配入全集，未能如願，殊覺悵然。寶守遺編，珍如球璧。因思恭甫先生之外孫，申師之胞甥，以吾兄爲血胤真傳，僅存碩果，此編應贈吾兄珍藏世守。上海有刻蠟寫印，亦易於流布，於吾鄉文獻所關甚鉅。能附入《五世小記》中，則相得益彰，其傳必廣。李越縵於光緒十二年五月初七日日記中有云：諸暨吳澂甫孝廉來執贄稱弟子，以陽明先生與王定齋論學手書爲束脩。孝廉名頴，丙子舉人，年已四十二矣，醇謹好學，留心史事。又是月十九日日記：陳雲衢庶常來稱弟子，以蘇州印本《古逸叢書》八函爲贄，固辭之不得。此古人有行之者，兄可受之無愧矣。兄於申師遺文之後，寫一跋文，敘述原委，亦將來揚州文獻中之雅故也。弟亦思作一小跋附後，恐不免續貂之誚耳。

收到這封信的時候，父親的身體已日益不支，在病榻上將此信和文稿給我看。父親辭世後，就在這年年底，我曾恭謹地手捧老人遺念（朱梅生錫壺一把），恭謁重威世叔於他天津睦南道寓廬。流連信宿，侍坐快談，也談到文稿的事。他告我：民國以後，北京大姓人家，不少東西常常被「打小鼓的」收購，這份文稿可能是端午橋（方）家流失的，展轉淪落冷攤，被他的一位友人看到。他叮囑我好好保

存，遇機刊印。事隔一年，一場全國性的刼難來到，我所收藏的書籍文物，一夕化爲寒煙。可慶幸的是，在狐嗥狼突之間，家徒四壁，在室之一隅，零落不堪的一堆敗紙中，赫然文稿仍在，亟檢點放置妥當的地方，竟徼幸免厄於秦火。

這份文稿計共二十九頁，紙張係當年兩湖書院譯本用的紅格稿紙。每頁二十行，行二十五字，計共五百字。首頁當中從上貫下貼有朱籤，工筆正楷：「夫子大人鈞誨，受業劉師培謹呈。」字跡豐腴，似非舅祖親筆。整個文稿抄録筆跡，好像又另屬一人。

文章計共十一篇：第一篇論物産地理。第二篇談立國文治武功之關係。第三篇政治地理。第四、五篇言富强基於興學，其要點：士有實學，而後農工商有實業；士有獨刼，而後農工商有新藝。第六、七篇論國家體制政策。第八篇有關當時教案問題。第九篇數學。第十篇域外政藝新著的簡略介紹。第十一篇總述質與文的關係，似對上列諸篇作一理論性的小結。

從每篇的標題與内容看，這是一份針對當時（光緒、宣統之交）的歷史背景，涉及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文化各個方面的一整套條陳，屬於策論性的應用文字，是對晉謁對象的贄見之禮，是誠如重威世叔所説的「干禄」之書。

五

在我童年時候，本鄉製作的兒童玩具是很少的。但我們家就有一些當時罕見的東西：地球儀、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